

目 錄

1

黨證.....	W. 瓦希列夫斯基 (一)
在敵人後方.....	A. 波里亞柯夫 (一一)
十一小時.....	B. 格蘭諾夫 (二一)
戰鬥的步兵團.....	V. 斯達夫斯基 (二五)
第三個副官.....	西蒙諾夫 (三五)
勇士.....	A. 托爾斯泰 (四九)
偵探隊長.....	V. 斯達夫斯基 (五八)
一個女射擊手.....	L. 巴甫利青科 (六五)
水下面的橋.....	西蒙諾夫 (七〇)
海戰.....	N. 波林 (七五)
大海上的三晝夜.....	G. 科普傑也夫 (七九)
當他還是戰鬥員的時候.....	M. 羅任弗里德 (八四)
依里亞·庫仁.....	葉列娜·科諾寧科 (八八)
敵後黨的一個會議.....	P. 巴甫林科 (九六)

丹娘	B	里多夫	(一〇二)
孩子底心	A	依司拔黑	(一一二)
堅強的心	B	拉甫萊涅夫	(一一七)
游擊隊的女兒	E	迦布里洛維奇	(一二六)
發生在一間烏克蘭農舍裡的事情	W	瓦希列夫斯卡	(一三一)
老人	V	格羅斯曼	(一四三)
後方戰士	M	伊林	(一五一)

黨 證

W·瓦希列夫斯卡

這個故事，寫出蘇聯人民的勇敢和犧牲精神的又一面：戰爭，為祖國的指揮官，相別六個月之後，她也接到戰綫奧洛弗略，會見亞列克塞。戰鬥在進行中，克迦正幫着丈夫遞機槍子彈。丈夫一會要她打電話，一會要她看傷員。她打了兩次電話都搖不到，電話斷了。而敵人越來越近，只隔二三百米遠，亞列克塞就讓她開上汽車，帶上一切公文和所有同志的黨證，到城裡去交還上級。克迦卻留下來，他們相見只不過一夜的時間；但丈夫說，這就是愛情，催她快走。臨走並給她一支手槍，七顆子彈，最後一顆以備萬不得已時自己用。克迦開着汽車去了。路上她重複着：這也就是愛情！像做夢似的。當她到了城裡，把公文交上，坐下休息時，聽到奧洛弗略再不能通話了，德國兵到了那裡。這時，克迦的魂兒又跑到丈夫那裡去了，腦子裡飛來了亞列克塞可愛的歌聲。但她立時又復原了，站起來去到區黨部去繳黨證，這時她又被激動了，想起了丈夫死時的情景，「他像

誰呢？」只當她被問誰的黨證時，她的精神又復原了，用確信的聲音說：「這是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的同志的黨證」。爲了勝利，爲了祖國，這就是今天蘇聯人民夫婦間的愛情——編者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她匆忙的、急促的遞着子彈。頭髮從頭巾下露着。亞列克塞不扭頭的貼到機關槍上掄了一句：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機關槍在響着，子彈帶在蠕動着。克迦匆忙的抓着另一條彈帶，拿在手裡預備着。

「克迦！」

「有。」

「再去，電話去。去告訴上校去，聽見了嗎？把一切都告訴他。」

她由灌木叢裡爬着。到小山後邊就跑起來，跑到屋裡了。到了電話跟前。

「我要城裡，城裡，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給我接上，接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電話響了一下。克迦折着手。撲到窗子跟前。灌木叢後邊，排槍在響着，射擊着。她又用抖顫的手拿起電話筒來。

「親愛的，奧洛弗喀叫電話的……奧洛弗喀……親愛的，親愛的，我要城裡，三十
五號……」

「沒有人回答。」

「親愛的，親愛的，你要明白，奧洛弗喀在叫電話的。奧洛弗喀阿！奧城裡的……

不論什麼電話都可以，要城裡！」

「我盡力辦，你等一等。」電話筒裡的聲音突然說着。克迦克復了戰慄，她聽見遠

遠的地方，有接電綫的聲音及女電話生的入耳中聲的口音，頑強的重複道：

「城裡……城裡……城裡……」

「喂，奧洛弗喀！」

「我在這裡。奧洛弗喀，奧洛弗喀……」

「通城裡的綫斷了。在修理的。得等一等。」

她無力的放下手。

克迦從屋裡跑出去了。到灌木叢跟前，她肚子爬着。她到了自己人跟前了。亞列克

塞把那出着汗的、煙薰了的臉，從機關槍上轉過來。

「怎麼樣？」

「交通斷了。在修理的。」

她咬着牙。

「克迦，你個……高里沙那爾什麼也聽不見了。」

她從右邊爬到小山上。二個年輕輕的邊防軍，臉朝地躺着。她小心謹慎的用嘴唇挨了挨青年的臉蛋。臉蛋還有點發暖。她把手伸入到衣服下邊——心木跳了。

「死了。」她對亞列克塞說。

「九個。」他說道。「遞子彈來，克迦。」

她遞了子彈。用睜得大大的眼睛，往對面看着：那兒是一條窄窄的小河和一道小橋。在橋那邊，在綠色的背景上，爆發着射擊的紅色的小火光。那是德國人。

「遞過來，小克迦，把子彈遞過來……」

他們藏到灌木叢後邊，躲到茂密的野草後邊，緊貼着地，躺着。連續不斷的，猛烈的向對面打着。德國人在距他們二三百步遠的地方都臥下去了。

克迦機械的遞着子彈，機械的數着：是的，九個。可是葛里沙還不在數呢……很近的旁邊，有人在呻吟着。現在已經不是九個，而只是八個。

「克迦，再去試一試，再試一試，或許修好了。」

她跳起來，跑去了。

「奧洛弗略……奧洛弗略說話的……親愛的，親愛的，請給我接城裡……」

「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克迦擲了電話筒。跑轉去了。

「亞列克塞，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過兩點鐘我們就沒有了，小克迦。」

她匆忙的計算着。七個。是的，七個……

「小克迦，把手帕拿去，看普拉東怎麼了。」
她爬到灌木叢後邊，用手帕把打傷了的手紮起來。

「你從這兒爬開吧，你受傷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小克迦，不要緊。」

「克迦！」

她聽見了自己丈夫的聲音，就向他撲去了。

「你聽着吧，克迦……」

他沒看自己的妻子。他沒有把眼睛離開橋那邊的爆發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

「你會不會從棚裡把汽車開出來？」

她往後退了一步，彷彿有人到她胸口上打了一下似的。

「你會不會？」

他不看也。他往那閃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裡望着。

「是的。」他低聲的說。

「你聽着嗎。克迦？」

「是的。」

「公文在櫃子裡。一切文件都裝到汽車裡。開到城裡去。交給上校。克迦白嗎？」

「亞列克塞，我留下……我不能够……」

「克迦，快些！明白嗎？快些！過一分鐘就許遲了。公文——櫃子裡的一切。明白嗎！克迦……」

「是的。」

他連一次也沒有看她。她不敢換他的伸着的取新的機關槍子彈帶的手。

「坐上汽車，開足馬力。拼力的趕。帶上手槍，聽見了嗎？記着，克迦，七顆子彈——最後一顆留着，以備萬一，明白嗎？」

「是的……」

他悄悄的行往灌木叢裡爬着。突然他又喊起來。

「克迦，等一下，把我的黨證帶上，把一切人的都帶上。把黨證都帶去。」

她拿上紅色的小本子。後來從一個人跟前爬到另一個人跟前。五個人——五個人都把自己的黨證給了她。

「把那些人的也帶上。」

她把陣亡的人的衣兜都搜了搜。這不是呵，小小的紅本子。

「你記住，克迦，——把汽油預備好，萬不得已時——把汽油澆上去燒了……記着第七顆子彈……快些去，克迦，快些……」

現在，他終於望了她一眼。灰色的，可愛的眼睛……她覺到對這個人有一種絕望的、猛烈的、瘋狂的愛情。

「小亞列克塞……」

『沒有關係，不要緊，克迦。你快些去。這也就是愛情，克迦。』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咬着嘴唇。小心謹慎的爬着，覺得梆硬的紅色的小本子，在胸口上摩擦着。

後來——也跑起來了。房子後邊是做棚，做棚裡是一輛大卡車。

克迦開了摩托。在那兒，在灌木叢那邊，定然聽見摩托的唧唧聲。亞列克塞聽見了的。

『這也就是愛情。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好像在夢中似的，用乾嘴唇重複着。她把車開到路上了。

她得到方向盤上。路是坦平的，光滑的。克迦開足了馬力，風在耳朵裡濺着。

綠色的樹木，白色的房子，都在閃灼着。她飛馳着，向前飛馳着，低聲的重複着亞列克塞的話：

『快些，或許太遲了。』

到岔路上，把車停住問着路。因為她不曉得這一帶——第一次來到這裡的。六個月的別離以後，只過了一個晚上和一夜。亞列克塞……

終於到城裡了。有人攔住她，問着。她機械地回答着。

給她指着路。她艱難的上着樓梯。一層，兩層。呵哈，好長的樓梯呵……一道門，

兩道門，三道門……軍人、警察，滿都是人。綠色的帽子。一望見邊防軍戴的綠色的帽子，心都收縮了。

她走到桌子跟前就說：

「司令官亞列克塞吩咐我送公文來的。」她交了文件皮包、公函。桌子後邊的人，把一切東西都依次收了，平心靜氣的好好的放起來。

「現在你坐下休息休息吧。」

她想說她不累，可是兩隻腿打起癱來了。她艱難的坐到椅子上。槍聲和卡車的摩托聲，還在腦子裡亂響着。

桌子後邊的人，拿起電話筒來。

「請接奧洛弗咯。」

克迦等待着。

「接奧洛弗咯，奧洛弗咯，快些！」

她等着。那位也在等着。眼裡充滿着一種熱望，她緊緊的、緊緊的捏着手指，企圖在他眼裡看出什麼東西來。

「是了。是了。」

他慢慢的放下電話筒。

「什麼，什麼？」

她從桌子後邊出來，把她的冰冷的，捏得緊緊的手指，握到自己手裡來。

「奧洛弗咯沒有回話。」

「再不能通話了麼？」

她覺得她的手是多麼冷起來，兩腿是多麼冰涼起來，渾身是多麼冰涼起來了。

『親愛的，勇敢的你呵……怎麼辦呢？戰爭……德國兵到奧洛弗喀了……』

歌詞好像回聲似的，好像往日的回憶似的，飛到腦子裡了——這是誰唱過的，什麼時候唱過的呢？黑眉毛，亮眼睛的亞列克塞爾，心愛的、可愛的、可愛的亞列克塞爾呵！

只可惜那海闊天空的人間的自由，
天空的可愛的太陽，世上的愛情……

她已經能抑制自己了。

『我去了……我要到區黨部去了。』

人家給她指了路。

又是寫字桌，又是坐到桌子後邊的人。她的心又收縮起來了。他像誰呢？唉呀，是的，像葛里沙，像年輕輕的首先陣亡的葛里沙呵。

『我送黨證來了。』

她從懷裡把它們掏出來。十分鮮紅的小本子。

『誰的黨證？』

克迦把身子一挺，用確信的聲音說：

『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同志的黨證。』

在綠色的桌墊上，閃着光芒。

秘書站起來了。黨證在寫字桌上放着。十個紅色的小本子，好像鮮紅的血斑似的，

在敵人後方

A·波里亞柯夫

六月二十七日

戰事發生五天了！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正在和希特勒的黨徒從事保衛祖國的戰爭。是暴風雨般的事變。在這些日子，除了一些筆記簿上的零星片斷以外，根本不能寫什麼長篇的記事。

戰地生活的變動和插話，反映出了本身的激烈性。不過事件愈加激烈，我的記事簿上的斷片也就越短。

二十六日晨，我曾寫過：「林邊。三角形的高地。坦克車戰鬥。馬爾科夫打得非常頑強。石楚卡說：『向他們的尾巴上壓迫。』」

這就是我在那一天所寫出的全部了。以後再也沒有動過筆桿。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獲得了開始寫日記的可能。

……現在，從希特勒的黨徒侵入我們的土地時算起，已經過五天了。我是在西部特別軍區的一個據點遭逢到戰鬥的。我正在司令部內。戰爭開始後幾點鐘，我和編輯部通過電話，立刻命令我以一個戰地專員的資格，出發到前綫去。當天晚上，我到了加里次

基指揮的陣地。他是一個高高的、臉盤很大、輪廓很正確的人，一聽到我到來的報告，很簡短地說道：

「噉，有什麼，和我們一同打仗吧。」轉向參謀長，用命令的聲調說道：「通訊員和我們的軍隊在一起吧。」

我明白，會晤的「儀式」已經完結，現在可以從事工作了。

這五天內所發生的事情，我簡短地講述一下。

我們到邊境上去迎接德國人。我們的前哨小隊不斷地戰鬥着。每天都要發生衝突，前哨戰。想和隊長談一次話，但是辦不到。從各方面看來，他是想把戰鬥的主動地位把握到自己手中。和參謀長談了一次話。目前的前哨戰，說明本區上的敵人並不準備大規模反抗。看來，加里次基是正在給他們準備「禮物」。

二十六日，我們的前衛部隊，和法西斯黨徒衝突起來了。這一天是不能忘掉的。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幕激烈的遭遇戰。法西斯的坦克車的一個縱隊，以第十九鐵甲師團為首，向我們壓迫上來了。加里次基同志毅然地迎戰了；他急忙把全部力量參加戰鬥。我們的軍隊全部加入作戰，前面的戰線展開了有三十公里闊。

形成鋼鐵一樣的法西斯黨徒向M城方面進攻了。我們作戰的任務是：不惜任何代價，阻止坦克車縱隊的進攻。每一個戰士，每一顆心中，都得到了命令：「一步不得後退！前進，向敵人迎去！」

……在我面前三十公里處，波波夫的炮兵中隊已經接近了白刃戰。炮隊座落在大路

上，猛烈轟擊。有三十輛坦克車的中隊衝上來了。

「連續發射！一直騰準！」波波夫匆忙命令。大炮把他的命令聲掩沒了……

差不多有二十輛坦克車，一直向波波夫的中隊橫衝過來。他們要掃蕩波波夫的陣地，波波夫要掃蕩它們。中隊的戰士武裝炮彈，頑強地打出去。

對坦克車的白刃戰剛剛結束，我立刻就跑到戰士們那邊去。有幾個人受傷了，炮手加勃金陣亡了。其餘的戰士們，都被煙霧得漆黑，被火燒得焦頭爛額，臉上都布乾了的血跡，大家都站在真正的坦克車墳墓中間。十八輛被焚燬的坦克車骸骨堆集在大炮中間。

「這是誰的工作，什麼人打下來多少？」我問波波夫。

大尉眼睛不離開遠處的林邊，法西斯的坦克車會繼續從那兒跑出來的。他的黑黑的臉上，燃燒着戰鬥的激動。

「這是我們大家的工作。」波波夫也不轉身，回答……

現在我正在向記事簿寫這幾行的時候，司令部中正在計算戰鬥的結果……擊燬法西斯的鐵甲車二五六輛，德國坦克車手死傷四百以上……希特勒的黨徒一定會牢記住加里次基的隊伍的！

這一次戰爭繼續了兩天。但是今天黃昏之前，情形改變了。沒有力量從正面向我們進攻的法西斯黨徒，開始實行迂迴進軍，從各方向我們包圍。他們決定不在這兒和我們決戰，只向前衝去，以後再和我們算賬。

數分鐘以前，敵人的飛機發下了傳單：「你們已被包圍。你們的環境已陷入絕境。快投降吧。」傳單的背後印着我們被包圍的圖。

加里次基注意地研究着德國人的圖樣。

「噯，有什麼，謝謝他們指給我們一條道路。」他安靜地說，立刻命令偵察大隊長石楚卡少佐去偵察敵人的圖是否正確。

深夜，加里次基把全部長官都召集來開會。

「我們已經處在敵人的後方了。」他的話音殘酷地響着。「現在應當照直地、坦白地把這情形告訴全體戰士。用不到驚慌！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要全體表現出自己的模範精神來……」

我們在敵人的後方了！我自己重複着這些字句，竭力想使自己對這種意外的消息習慣下來。有月亮的夜。我向許多人的臉上看。炮兵聯隊長包羅金，眼睛注視着加里次基。這是個個性很強的人，用大炮把法西斯的坦克車縱隊打了一整天——他把破壞的車皮、車輪、洞穿的鐵甲堆成了山……他現在在想什麼？

巴秀珂夫的臉很安靜。這是一個很慎重的、有遠見的隊長，他正在考慮着可能遭遇到意外……石楚卡少佐不能忍耐地發着火……他的偵察隊正在工作。我漸漸地安靜下來，而且堅信會平安無事的……和這些人在一道，根本用不到害怕什麼包圍的。

「我們忠實地為我們的祖國戰鬥。」加里次基繼續說，「難道叫我們自己真滅亡在該死的法西斯黨徒的包圍中嗎？」

「不黨！」我們大家同聲回答。

「請聽下去！我們要戰鬥着向一旁退去，和紅軍聯合起來。今天我們已經變成在敵後作戰的情勢了，從現在起，我們要用游擊戰的方法作戰了。我們每走一步都要向法西斯黨徒襲擊，不論是白晝，不論是夜間，都不能叫他們安靜，要殘酷的打！爲了這個目的必需……」

加里次基一處又一處地把我們的新生活方法通知過去，後來我們就管它們叫「加里次基法」。

無論誰也不許用「據說」這兩個字，只能用「親眼目睹」這四個字。要殘酷地克服無益的空談和恐慌的傳聞。

對於口糧，大家平均分配。首先要使偵察隊和傷兵吃飽。石楚卡特別歡喜這個辦法……

要節省子彈，只有在看到目的物，才准許瞄準開射！

如果夜間有人在露天中吸煙——槍斃！

……我們從掩蔽部內出來了。大家都覺得互相之間更親近了。已經深夜了。樹林子喧鬧着。我躺在地上，面孔向着星空，好久不能入睡……

六月二十八日

我被一聲猛烈的轟隆驚醒。敵人的飛機來了。我藏在掩蔽部內。我們的高射炮驅逐